



高橋氏誌

瀛

八八

15
896



145
896

要覽攬集

旬五志

我東雖曰文獻之邦只知中國之事迹至於本國上下數
 千年攻戰興廢之事懵然莫知杜牧之詩睫在眼前長
 不見古人之言信不虛矣余以見聞略記便槩蓋我國
 僻介山海間壤地狹小東南與倭奴作隣北以韃靼
 為界西則三衛女真逼近江外自三國時屢被侵擾新
 羅百濟皆質其子於日本其後新羅統三專愛日本之
 害高麗自高宗亦被侵掠元宗時嘗與蒙古合力征
 之忠烈王時再征不利而還忠定王以來日本嘗侵犯



固城巨濟等地恭愍王時倭大熾我國累被其害崔瑩
嘗自請擊之我 太祖亦與李芝蘭等擊破之自是
以後無歲不侵 宣廟壬辰平秀吉遣清正平義智
等大舉而來 宣廟西幸義州求救於 天朝帝遣
李如松等擊之再造東土至六年倭始退鞞鞞自三
國時累侵邊又女真自高麗 肅宗時始為患高宗
時與契丹合勢來攻偽禍時有胡拔都之侵我 世宗朝
毛隣衛累寇北邊遣申叔舟金宗瑞等討之等六鎮
城後又有尼蕩介毛乙只乃虜台等之患皆鞞鞞餘種

也至 仁祖丙子歲金汗洪太時率兵十萬猝迫王城
仁祖蒼黃避入南漢汗親率兵合圍遣龍骨大陷江都
王子大君俱被執我國勢窮力屈丁丑春遂有城下之
盟崇禎甲申山海關守將吳三桂欲復君父之讐言開關
請救汗逐流賊李自成入皇城遂篡中國是為胡清亦
女真之後也契丹自高麗成宗時為患文宗嘗苦其誅
求一夕夢至京師備見城闕之盛覺而慕之為詩以記曰
惡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京華地
可惜中宵漏滴殘只此一詩可見其侵暴之虐也蒙古自

高麗高宗時累為患高宗遣世子請降其後七王皆款附
托婚苟近國脉操縱舒慘一聽於元矣華人嘗謂我人曰
沙陀鞞鞞雖皆入主中國爾國不能又云爾國水無千里
野無百里有甚英雄其少視甚矣林白湖疾甚將死子
弟泣下曰四夷八蠻無不稱帝五季皇帝其數無窮而
我國獨不稱帝生於如此之國不若死之為愈此言正好
一笑而以近時觀之皮幣犬馬之事無歲無之豈不真可
憐也哉

我東朝鮮之稱古人以為地近暘谷故曰朝出日鮮明

故曰鮮高麗亦取山高水麗之義蓋其山水之勝甲於天
下中國人至有願生高麗國一見金剛山之語其為景慕
可知也我國諸山皆祖白頭山東而為金剛太白西而為妙
香九月南而為智異漢挈皆其派流也興王之地都
邑之居住、棊置而檀君箕王高句麗之平壤新羅
之慶州百濟之南漢山及泗泚城為稱首焉以其歷年
之久形勝之最也今以史考之檀君之季箕子至朝鮮
仍國號朝鮮都平壤至其孫準為衛滿所龍衣南走
至韓地金馬郡自號韓王按金馬郡今之全羅道益

山郡之有古城至今號箕準城衛滿既逐箕準據王
儉城至孫右渠為漢所滅置四郡以王儉城為樂浪郡
按王儉城卽平壤也新羅始祖朴赫居世都慶州等
城曰金城初國號徐羅代武補新羅斯盧武補斯羅
或補鷄林智證王定國號新羅新者德業日新羅者
網羅四方之義也婆娑王等月城移居焉慈悲王移居明
活城按金城月城明活城皆在慶州高句麗始祖高朱
蒙都於卒本扶餘沸流水上朱蒙生於遼東句麗山下故
以其姓高字冠於山名上以為國號類利王徙都國內尉

那巖城山上王移都九都城至東川王移都平壤焉故
國原王移都東黃城平原王移居長安城按卒本扶餘
沸流水在咸川國內城在鴨綠北或云在古隣州境內古
隣州在義州九都城在鴨綠東北遼東之南黃城在平
壤東長安城在平壤北別等一城如新羅之慶州有明
活城月城耳百濟始祖溫祚與兄沸流登負兒岳望可
居之地沸流居彌鄒忽溫祚都河南慰禮城初以十臣
為輔國故號十濟後以百姓樂從故改為百濟後徙
都漢山近肖古王移都北漢山文周王移都熊津

原

明穰王移都泗泚國號南扶餘按負兒岳即三角山彌鄒忽今之京都熊津今之公州泗泚今之扶餘駕洛國王金首露都駕洛國號駕洛或名伽倻後改稱金官國今之金海府也大伽倻始祖伊珍阿豉王首露王之弟都大伽倻今之高靈也

高麗太祖王建即位于鉄原明年定都于松岳高宗避蒙兵入都于江華元宗還都松岳即開城府也我太祖定鼎于漢陽自近肖古王移都之後經新羅高麗皆置州郡設關防高麗文宗陞為南京留守官甫

宗時以道統密記有木覓懷可立都之語崔思諷尹瓘等於三角山面嶽之南至榦中心壬坐丙向之地立宮闕建都邑往來巡遊而已至 太祖三年甲戌自松京移都焉其餘甄萱之都全州弓裔之都鉄原雖能竊據一時而不能傳世矣至若穢國之為江陵貊國之為春川苻人國悉直曲國之為三陟伊西古國之為清道徐羅伐國之為慶州安康縣阿尸良國之為咸安小伽倻國之為固城古寧伽倻國之為咸昌碧珍伽倻國之為星州押梁小國之為慶山莨山國之為東萊

昌寧國之為安東高文國之為義城沙伐國之為尚州
甘文國之為開寧黃龍國之為龍岡雖瑣瑣蠻觸略見
傳記而其時之先後歷年之長短皆不可考且如漢所置
四郡樂浪為平壤臨屯為江陵玄菟在咸鏡道內云而
未的其所真番全無可考三韓扶餘亦論說多端莫適
所從東沃沮北沃沮南沃沮句茶蓋馬渤海等國非但世
代未詳事實之無傳亦不知地在何處至於華人有問
而謾不能對文獻無徵良可羞也

高句麗時隋煬帝命大將軍宇文述等征高句麗乙支文
德遣使詐降曰若旋師奉王朝行在所述以平壤險固難
拔回其降遂為方陣而歸至薩水軍半渡文德擊之諸
軍俱潰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以三十萬五千人
渡遼及還唯二千七百人其後唐太宗責蓋蘇文之罪
自將十萬兵至遼東攻安市城六旬不下帝以遼左早寒
糧且盡勅班師迺耀兵於城下而旋城至梁萬春登城
拜辭噫高句麗以東方三國之地方不滿千里而能摧隋
兵又抗唐師功烈赫赫照映千古此無他其時兵力精強
而將得其人也我國承高麗統合之業地方三倍句麗

而壬辰之歲島夷竊蒞則王城不守未免龍灣之播遷
丙子之年北虜猝至則江都陷沒竟致南漢之下城卽
今昇平日久委靡頹塌內外軍兵多虛簿大小器械
皆作文具臨陣用武不習操鍊之術守墨對敵專昧
捍禦之策設有數萬強寇蹂躪而至則舉將望風
奔潰其視乙支之破隋萬春之拒唐何如耶此莫非
兵不素養而將不得其人也若此而其能捍勁敵而
禦外侮哉可慨已

我東方文獻不足各人姓名多不傳後至於安市城主

以首取甬孤城抗太宗十萬精兵六旬不下及班師之日登
城拜辭帝嘉其固守賜縑百疋以勵事君其事實俱
載綱目而城主姓名漏於東史惜哉按月汀漫錄云壬
辰亂後天朝將士多出來我國有吳宗道者謂余曰安
市城主姓名梁萬春之見太宗東征記云頃見李監司
時談則言見唐書行義安市城主果是梁萬春云三
書所錄相同則安市城主之為梁萬春無疑也噫安
市功烈冠於東方則東方之人固當傳誦其名而舉人
則能記其姓名我東則茫然不知豈其時史官踈略而

不錄耶抑累經兵燹書籍散佚而然耶良可著也按
牧隱李穡集其詠貞觀詩曰謂是囊中一物耳那知
玄花落白羽蓋謂東征中箭傷目事也佔俾齊金宗
直選入此詩于青丘風雅而註之曰太宗傷目事不出史傳
而牧隱遊學中原豈有所聞耶四佳徐居正東人詩話
亦云當時史官必為中國諱無快乎其不書也云夫傷目一
事實為中國所耻則不載史冊固其宜也而在我東當為
奇蹟而國乘野史俱無所錄文獻之無徵迺如是耶
世傳穢國一村嫗澣衣於溪水有一卵浮未其大如瓢村嫗

異之取置其室俄而一男子破殼而出形兒非常村嫗曰養
之年纔六七身長八尺顏面黎黑仍以豹余為姓是時國中
有一惡帟白晝橫行傷人甚多一國百憂之莫有制者勇士
忿然曰吾必殺此惡獸以除生靈害也聞者不信俄有一
聲如雷陰風飄至一大斑虎自山而下咆哮磨牙跳躍而
進勇士奮躍高出帟上張拳一打帟即碎頭而斃後
國君鑄萬鈞鍾置之前欲徒之壯士數百人引之不動勇
士一舉而負國君壯而奇之常留之在側以為上客後莫
知其所終云余見太史公張良列傳曰東見滄海君得力

士鉄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祖擊秦皇
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按朝鮮傳曰朝鮮自燕至秦
時爲臣屬云現此則秦漢間朝鮮與中國相通固可知
也又按穢國舊在江陵而今五冶山有滄海郡舊址土
人至今相傳斷可信也李暉先芝峰類說亦記之意者
子房所遇力士卽此滄海勇士也噫當子房誠心慕
士也不得於中國之大而竟得於我東偏方其亦異哉
我東雖小歷代之興山川之勝人物之美與中國彷彿姑
以大略言之唐堯之時檀君並立武王之時箕子受封

炎漢初起衛氏都平壤當塗將興公孫據遼東五季
亂熄三韓統合明 高皇御宇我 太祖卽位此則舉
數與中國符也燕代近朔而豆滿隣鞞鞞閩浙通靈
而萊州接馬島東有海塩之利卽一青齊南稱魚稻
之饒足此亦一吳會忠州之莫喜樂恐有愁卽中國之
瞿塘灩澦端川之磨雲磨天卽中國之太行孟門此則
形勝與中國同也麗代金弘術自取鋒刃以存其主卽漢
之紀信本朝鄭崑壽血泣帝庭以恢其邦卽楚之包胥
金東峯之清操卽我東之伯夷也徐花潭之數學卽我

東之康節也金清陰之勁節即我東之蕪武也車載
三父子之文章猶眉山之三蘇此才品與中國類也我東
之稱小舉者其以此歟

世之談古迹者類多失實而聞者不察枉為實然不
能欺有識俗傳唐將蕪定方由高句麗攻百濟前有
大江輒雲霧晦暝波濤大起船不得渡術者謂江龍護
國定方以白馬為餌釣出江龍遂渡兵進圍王后諸姬
皆走大王浦岩上墮水而死至今名為落花巖自落花岩
稍南數里許又有一小巖世稱釣龍台古今詩人詞章亦

多稱崇禎甲午間先人為湖西亞使余時以童稚隨之到
扶餘白馬江登釣龍臺人言定方立巖上投釣曳
龍而出龍以足拒巖爪距沒石定方作力挽之靴
痕亦陷入半尺許龍腰所掛處如以大柱曳過泥
中片鱗甲宛然有跡雖使良工鑿成必不能如
是之巧誠可異也但長江南北兩國分境所謂釣
龍臺在於百濟江崑則定方寧可未釣龍而先
到彼崑乎余故付諸齊東之野

我東自殷太師歌麥秀以來世慕華風文學之士前後

相望在高句麗曰乙支文德在新羅曰崔致遠至高麗五
百年間作為文章以傳於世者無慮數十家如金富軾
李奎報鄭知常李仁老諸人名擅其名降以益齋始以古
文詞鳴稼亭樵隱從以和之至如牧隱早承庭訓北學
中原得師友淵源之學既東還近引諸生獎諭成就
圃隱治隱浩亭楊若陽村三峯皆見而興起者也 至我朝
文章日振比肩接武視羅麗而在盛亦不可一二計也然嘗
聞之先輩言大家則前有四佳佔俾後有挹翠容齋言正
宗則孤弁石洲言理致則冲菴崑峯且如企齋湖陰

簡易東岳或和平典雅或奇健渾重皆能羽翼前後
以鳴國家之盛此其彰明較著者也近世東溟鄭公立幟
詞垣振輝一代西漢之文盛唐之詩於斯復見金清陰所
謂曠數百年無此氣格云者豈虛語哉

天使朱梁之來西坳柳根為遠接使許筠為從事官一日朱
太史謂筠曰本國自新以至於今詩歌最好者可逐一書來筠
遂進為四卷以呈太史覽畢招筠語曰子所進詩吾達夜
燃燭看之孤雲詩似粗弱李仁老洪侃最好云諱侃號洪
崖卽余十一代祖也太史又曰李崇仁嗚呼島金宗直金剛

日出魚無迹流民歎最好李達詩詩體酷似大復而家
數不大也盧守慎強力宏畜比弇州稍固執而五律深得
杜法李穡諸作皆不逮浮碧樓作也貴國詩大槩響
亮可貴矣曰高詠李達漫浪詩擊節歎賞曰斯作去
太白何遠乎筠問曰曾見弇州否曰癸巳春往太倉請
益於弇州公時以南司寇致仕兒不中人眼炯々如星花
園筭考古博古茅堂聚詩社友門徒賦詩飲酒終日
飲五六斗不醉人有求詩文令侍婢吹彈而謳伸紙輒成
又問學問文章功程則曰吾北軍少時晏喜陸之神音到

老看之考亭訓四子為第一義可自求於此矣文章則人
人不可為李于麟云先秦西漢文漢魏古詩盛唐近體
雖不可讀者而蘓長公詩文最切近易學也吾亦以
白傳蘓詩為法矣又問方今館閣能詩者誰曰南師中
區大相顧起元俱善矣有兵部郎謝肇淛詩酷造大
復之域矣使還至快哉亭招筠談話良以太史曰東方
詩當推柳春湖為第一也副使曰氣驕語佻然不辭
詩者太史曰雖似不辭詩而其文章甚重固是最作
家也蓋其時柳永慶為首揆不辭詩文故其唱和

詩專用崔東臯之作太史可謂知詩太史名之蕃即
弇州門人能文章云

古之文人談說之間多有對語蓋原於聯句也王荆公
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周可有其對乎貢父即曰四詩風
雅頌荆公拊髀曰天生對也遼使以三光日月星索對
東坡荅以四德元亨利或曰貞字若何東坡曰聖諱
更妙其他古今酬酢對語如五行金木水火土對以四
位公侯伯子男紀信韓信假帝^假對以仲尼牟尼大聖
大覺李陽指李樹為姓生以知之對以馬援以馬革裹

屍死而後已蟬以翼鳴不啻自其口出對以龍將角聽
謂其不足於耳歟鄒孟子兵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非
男非女周宣王齊宣王司馬宣王一君一臣一君不臣義
經六子良莠坎兌震巽對以周禮一書天地春夏秋冬規
音大士妙音梵音海潮音對以諸相如來人相我相衆
生相初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對以朝霞如錦東川錦
西川錦新弁如村姑遇節略施薄粉對以落花如老妓
下稍猶帶餘香麗朝李牧隱穡登第於中國學士歐陽
玄以謂偏邦人見而輕之作一嘲曰歟蹄鳥迹之道交於

中國牧隱應聲

曰大吹鷄鳴之聲達于四境歐陽文

曰持盃入海知多海牧隱卽對曰坐井

現天曰小天歐大牧馬歎卽豎降幡又有一人與牧隱同姓

名者侵之曰藺相如司馬相如名實不相如牧隱卽對

曰魏無忌長孫無忌古無忌今亦無忌其人起而拜曰

東方信多文才吾不敢不致敬也自此待以師禮噫牧

隱三款酬答非但對偶音妙詞理俱到有若天造地設

儘不下於東諸公也

自昔萃使之往來萃以詩文相誤麗朝時一天使出來

令館伴出對館伴曰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

羽傘天使卽曰許由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胡蘆錯曰醋

胡蘆又天使唐臯令館伴出對館伴曰琴瑟琵琶八大王

一般頭面天使卽曰魑魅魍魎四小鬼自相肚腸又一天使出

對曰女子比肩合作人間之好有對者曰日月齊體麗為

天上之明又一天使出對曰東方朔西門豹南宮适北宮黝

東西南北之人有對者曰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

左右前後之山天使稱善

明太宗皇帝於上元日出一句下羣臣使續對曰燈明月明

大明一統有一臣對君樂臣樂永樂萬年永樂 太宗

年豨 太宗大加褒賞我 成廟朝有嶺南一士人失
其名來京師一日入泮宮欲與諸生同做諸生不許士人無
聊而歸過宮牆門見門內深閒花木滿苑曰前進周
觀時 上以肩輿出來士人不能隱出伏於前 上問汝
是何人敢入此地士人以實對上曰汝能詩乎士人曰粗解
耳 上出一句使續曰金銀非寶良臣寶士人即對曰
日月非明聖主明 上大奇之謂曰國家設科本為取才
而汝之文才余即試之當賜及第仍給紅牌曰汝懷此
牌入泮誇之曰君輩雖不許我之既登科若不信出此紅

牌以示之士人如其教一泮之人莫不驚歎噫士人以此一對
竟至得第士之遭遇信有時矣

古稱天下無對之語故雖極巧極難之句必有其對然亦
有無的對者唐天使顧天峻書烟鎖池塘柳一句送儂相
五峯李好閔使續對五峰不曉其意甚易之將欲對送時
權石洲以從事官在坐難之曰不可續對莫如謝而入送五
峰始悟如其言皇使歎曰東國亦有知詩如此者未可輕也
蓋烟者火也鎖者金也池者水也塘者土也柳者木也一句之
中具金木水火土五行也

天使姜曰廣出來也出一對曰一張琴上七條絃彈出五音六律
使遠接使北渚金匱續對一時儂伴諸公皆難之暗菴鄭
和溟曰不得的對則反不如早謝之為愈也北渚如其言天
使笑語舌官以我中國之人尚難此對况爾國乎噫天使此
對雖不容易非烟鎖池塘柳之終無的對當時諸公俱代
詞匠而莫有對者以取天使之所視耶若使與其席者對
以百花叢裡三春色粧得千紫萬紅則不知天使之為如
何耶余非敢曰的對今姑錄此以補藝苑欠缺

海南平海山陰竹山皆地名為對平海南平竹山陰竹皆迴

文成對音妙

按黃魯直孫莘老同在館中一日聚飲行令一人曰戊丁為成
添血盛或曰王白為珀得石碧或曰里予野土野黃云禾女委
鬼魏劉未荅黃遽云僕當奉對以來力勅正勅此則聯屬作
字者也岳正公與夏公墳飲出令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
人上侍一夫人所謂有福之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之人夏
云夾字有五人旁列四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長
短話始信人中更有人此則釋字為句者也碣石獨立峴山
自頽姜女已去孟子不來此則破補成字者也鉏麋觸

槐甘作木邊之里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二人土上坐一月
日邊明人從門內閃公向水邊公半夜生孩夜子難定
兩家作配已西為佳人曾作僧人弗能作佛女甲為婢
女又可為奴此則分合為字者也蓋皆出於文人雅戲
也南叅判九萬嘗按北關時得朱紫陽註解叅同契
刊之自序卷末又破八字為八句書其尾曰揮鉏擲金蓋
取諸寅戴冠小心橫目履丁一直一平開口吞午先撒為
颺後句成乙變首禹股當腦藏甲震來得兩人往坐
亥立跟背良飲酪避酉左從諧韻右乃用戊所謂宜寧

南九萬雲路識也其集畫做字之工可作楊脩取義造語
之對也

林白湖恠羅州人能文章豪宕不羈之士也將向湖南時當仲
春路傍鄉生輩作花煎會方呼韻賦詩白湖着蔽陽衣蓋
縷直趨而進曰行人飢甚適值盛會願霑餘瀝諸措大辛
苦吟詠若有所患未知甚事諸生曰吾輩方作風月汝何
唐突亂我佳思白湖曰所謂風月者何謂也曰風月乃觸
物起興寫出即景者也汝亦解字否白湖曰文字則余何
敢解當對以俚語措大頂以文字記之隨言隨書便成一

絕其詩曰耕冠撐石小溪邊白粉清油煮杜鵑雙箸挾
來香滿口二年春色腹中傳諸生相顧異之間其姓名白
湖曰我乃林悌也諸生大驚焉延之上座

權石洲鞞詩名藉世兒童僕隸皆識姓名嘗過鄉村
遭雨留滯於座首家籬底有鄉五六人會飲賦詩石洲
着藍縷進拜席末座中問曰爾是何人石洲曰鄙生非
文非武只業販貨將往萊州適值盛會倘需殘盃以
潤飢腸諸生方把盃吟哦謂石洲曰爾能知此味乎石
洲佯為遊辭曰若余貧賈安能知之不審諸公吟哦

有甚意味耶諸生曰此乃觸物起興寫風景蓋詩中之
活畫一人誇其所作曰我之此句雖李白必讓二頭一人又
曰我之此聯實杜甫所未發者一人蹙眉而言曰吾詩恐
折也左右曰何謂也曰覩夫木乎至高則為風所折吾詩
甚高恐亦折也是以憂之相與抵掌較其優劣曰與石
洲酒曰爾雖不文須以俗談作句以發吾輩一粲石洲
飲訖即題一絕曰書鈞年來兩不成非文非武一狂生他
時若到京城問酒肆兒童盡誦名諸士覽畢曰恠哉
恠哉爾能作此誠不偶然一人笑曰詩則佳矣但爾名有

誰知者然試言之石洲曰鄙生乃權譚也諸生相顧驚愧
下席羅拜噫自古賢人達士潛光玩世者多矣莫有辨
於驪黃牝牡之外其不為鄉士之待兩公者幾希矣

嶺南人姓呂忘其名者得明經科為湖西亞使一日携諸妓
舡遊至白馬江中流顧謂諸妓曰美哉故國之勝地一妓對曰
曾見遊此別星無感古賦詩今日席上獨無一詩乎呂不能
賦詩而惡其取侮於妓半日撚髭僅成二句擊節浪詠曰
憶昔曾遊地淫佚國雖亡江山如此好無罪義慈王蓋其
詩意憶濟王曾遊之地曰淫佚國雖破亡江山之好如此義

慈王之留連固無罪矣至今聞者莫不捧腹噫明經被選
者乃至於此國家取人之效果安在哉

光海時大北當權廣樹私黨不文者皆登科嶺南吳者
亦得及第為翰林乘駟上路行到烏嶺憇于樹陰下時霜
風殷葉映于水中適有一書生同憇書生曰翰林玩此奇
景可以佳篇摸寫翰林沈吟良久遂吟曰巖丹楓水下同
頗有自得之狀仍謂書生曰君能次之乎書生心竊笑之
卽對曰翰林風月本孔同卽俗語肚門之稱也翰怒曰君
讒我則甚矣世間元無幼學翰林蓋嘲書生之為幼學而

誇己之為翰林也人皆傳笑噫世之不稱其職者陷之矣
獨此翰林哉可慨也夫

鰲城府院君李白沙恒福自少喜詼諧嘗有備局會議
事諸宰咸集而公獨後至或曰何晏也公曰適見羣闕不
覺來遲或曰闕者誰也公曰宦者捩僧髮僧握宦者腎
相闕於大道中耳諸宰絕倒公之此語雖出於滑稽蓋
見時事多尚虛偽略寓規諷之意

西平府院君柳川韓俊諡有四婿曰李正幼淵次呂參判
甫徵次玄谷鄭監司百昌次綾陽君綾陽君即 仁祖

大王在潛邸時君號也西平嘗各作別名以戲之皆用字戴
冠者以李稱牢之稱呂家稱鄭密之 仁廟寵之鄭嫌其
比之於蚤常恨之及西平被竄玄谷謂西平曰聘君曾稱
我密之聘君則今為竄之矣蓋以八穴鼠譏之西平不覺
發笑

裴仁範 明廟朝名武也嘗為兵使有一卒姓名甘真瓌
者呈訴乞暇兵使覽畢笑曰甘真瓌所謂負柿猫也蓋
方言柿字釋音甘也負字釋音真也猫字釋音瓌也仍
顧於諸幕官曰第言之其人即曰裴仁範真的戴梨虎

也蓋方言梨字釋音裴也戴字釋音仁也帛字釋音範也兵使大笑優賞之一時聞者多裴之弘量

洛州具監司鳳瑞嘗往其友羅參判萬甲家有客在坐先辭退具問客何為者羅曰奉常奉事奉上誠奉慈殿奉審去仍曰一人兼五奉字可有其對乎具即應口對曰羅州羅將羅萬甲羅市浦羅鉢吹一人兼五羅字此非的對乎蓋羅俗語自隸之稱羅市即羅州浦名羅憮然無以應一坐絕饌

老子曰聰明睿守之如愚以壯子云處乎材與不材之間

吳興賓曰才者驕之器也忌之府也禍之媒也蘓子瞻詠生子詩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生兒愚且魯無才無德到公卿噫才者人之所共願有而古之人若是其願為不才者何也豈不以處才不善則反不如無才之為愈也世之少有才而未聞道者亦可知戒

陷人傷人莫過於讒古人聽讒詩曰讒言慎莫聽之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難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踈骨肉聽之絕堂上八尺軀莫聽三寸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此詩不知何人作而詞意明且切與周采苓蒼伯之

篇楚辭哀郢懷沙之賦李白靈護之詩鄒衍梁獄之書前
後一揆也古今人傷於讒者孰無是憂哉况叔季之信讒者
滔々傷護者亦不得辨焉良可慨也

邵平秦時東陵侯也漢高帝登極平失職賣瓜自食蕭
何沛邑掾吏也卒為丞相封鄭侯食邑獨多秦時東陵
千戶侯萃虫被體腰蒼環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
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邵平後
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昭張蓋言人之富貴貧賤各自有
時邵平尊貴之時蕭何見賤蕭何煨赫之後邵平困

屈世間翻覆本無常也自多富貴而輕視貧賤者可以
此詩為鑑也

世人多有席父兄之勢怙侈滅義踏踐貧寒只知權勢
之可誇而不知禍患之來隨至於敗家亡身而莫之悟者哀
哉張東海有詩曰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
况乃事奢萃軒々傲閭里僕々趨縣衙不知禍所倚方
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如慎德業庶
幾永無譁此必有感而作貴遊子弟可不以此詩作鍼
砭救病源歟

余嘗僑居路傍日見馳軒躍馬者竟夕奔趨磨肩來
徃若相追逐余喟然曰曾聞邵堯夫詩曰輪蹄交錯暫
無傳來若相追去若爭想得胸中無別事者非干祿即
干名每歎句語今見欄逼路上奔波之客政與此詩相
符雖使善畫者摸之豈能狀得物態若是之妙耶
人之治產業者免飢渴備寒暑斯亦足矣良田萬頃日食
二升大厦千間夜卧八尺何必為身後子孫計勞心焦思
終歲窮年孜孜為利哉白香山有自警言詩曰蠶老繭成
不庇身蜂饑蜜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似二虫

虛苦辛真達人知命之言耳即此而言一身之外萬事
萬物皆非吾有彼苦身死、抵死不悟者獨何心也
香山此詩非特自警言亦足以敬言世矣

保和湯修身三部經三叟訣專治醫而未能療一切之疾俱
古人叔心養真祛欲延期之妙訣也得之於斷簡中并錄
而傍覽焉

保和湯

息無邪	行好事	莫欺心	行方便	守本分
除狡詐	莫嫉妬	務誠實	順天道	知命限

清心 寡慾 忍耐 柔順 謙和 知足 廉謹
 存仁 節儉 處中 知幾 保愛 恬退 守靜
 陰隲 戒殺 戒暴 戒怒 戒貪 慎獨

右三味改咀為末用心火一升腎水二碗煎至五分不拘時溫服

修身方

孝順 十 肚腸 一條 慈悲心 一片 溫柔 兩半 老實頭 箇 道理 三分
 忠直 棍 陰德 全用 方便 不拘多少

右藥用寬大鍋不可焦了火性取出為末用波羅蜜為丸如菩提子大每日三思用平心湯送下百病立效切忌損人言清行濁暗

中用箭笑裡藏刀撥草尋蛇無風起浪凡有百惡味切頂忌之

三部經

忍 方便 依本分

太白真人曰世誦經皆欲求福免灾往口與心違徒誦何補是求其外而不求其內也予有三部經只六箇字經文雖簡功德甚大仗者誦之成聖道士遇之成仙和尚誦之成佛但要體忍奉行這三部經不在大藏只在靈金方寸中若人能誠心受持病亦不生灾亦無有自然獲福若不在其身必存子孫矣

三叟訣

道逢三叟者高壽比神仙問叟何以壽一訣倘予傳上叟
前致辭大道抱天全中叟前致辭寒暑順節宣下叟前
致辭百年半單眠是為三叟訣所以能長

按此訣乃楊太史
維廬所著元會稽也

養性保命

視聽言動皆耗散精氣之原故釋氏面壁仙家坐關皆等
基苦行以防耗此精氣便是長生之術也

去暴怒以養其性少思慮以養其神省言語以養其氣絕
嗜慾以養其精軟蒸飯爛煮肉少飲酒多獨宿

避色如避讐言避風如避箭前莫喫卯時酒莫喫申後飯油盡

燈滅髓竭人亡以不寒為溫以不飢為飽以無辱為榮以無
禍為福人之遊世如此足矣作福不如避罪服藥不如忌口
爽口味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

身閑不如心閑藥補不如食補富貴不知止殺身飲食不知
節損壽

福生於清儉道生於安靜患生於多慾禍生於多貪風流得
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真寂寞之鄉愈久轉增意味

悔戒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耐事順不明人

勿使悲歡極當令飲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朝噴夜靜

鳴天鼓晨興嗽玉津妖邪難犯已精氣自全身若要無諸
病常須節五辛安神宣悅樂 氣保和純壽夭休論命
修行本在人若能遵此理平地可朝真此十句可當一部壽養
立身行己

薛氏曰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仁厚刻薄是脩短閑論抑盈滿是禍福閑勤儉吝者
惰是貧富閑保養縱慾是人鬼閑
勤是無價之寶慎是護身之門

貪利者害己嗜慾者戕生肆傲者納悔諱過者長惡
邵康節曰聞人之惡如負之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

黃山谷曰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守口如瓶
防意如城畫帟函皮難函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儘知言

君子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交而後擇故多尤

魏王昶言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和靖尹氏曰莫大
之禍起於頃臆之不忍不可不謹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
遇敵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為

薄施厚望者不受報貴而忘賤者不得久以愛妻子之心事

親則無往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不忠以責人心責已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張無盡惜福之說曰事不可使盡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亨盡

陳圖南曰快意事不可做得便宜處不可再往得意處早須回頭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正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

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皆我未深省書此當座右朝夕視為警言

處家理物

孔子三計蓋一生之計在於勤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寅幼而不學老無所知春若不耕秋無所收寅若不起日無所辨

良農不為水旱而輟耕作大匠不為拙工而改繩墨

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

遺子千金不如教子一經養身百計不如脩身一藝至樂
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至富莫如蓋屋至窮莫如
賣田
事雖小不作不成子雖賢不教不明胡居仁家甚貧鶉衣
簞食處之泰然曰以仁義潤身牙籤潤屋足矣
蘓東坡曰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福必有大禍
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出
陸宣公曰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虛必盈
教子自孩教婦初來
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已於富貴

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不可忘
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
忍所不忍容所不能容識量過人者能
遠水不救近火遠親不如近隣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
朝忌巧居室忌好又曰飢信粗旅信奴病信藥老信書
山棲是勝事稍一索應則亦市朝書畫是雅事少一貪
痴則亦商賈杯酒是樂事少一循人則亦地獄好客是豁
達事一為俗子所則亦苦海

居官莅政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

正以處身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進一步思一錢退一步要一錢不直一錢

得意處早回頭力到處行方便

孤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爵益高志益下官益大心益小祿益厚施益博其免乎當官者先

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國之將興實有諍臣家之將興必有諍子

立朝務正大不宜阿附

好女入室醜女左之忠臣入朝奸人仇之

甘井先竭直木先伐舌存以軟齒亡以剛太

剛則折太柔則瘠

猛則濟之以寬太猛則民殘寬則濟之以猛太寬則民弛居上位不可凌下居下位不可慢上

事雖細微必謹閔防事有疑似當避毀謗子弟不可干預
公事牙僧不可出入私宅

所惡之人防其害已所親之人防其賣已治官事如家事
愛人民如赤子正己而御史

戒貪汚如仇讐言防私謁如防盜非理相加處之以忍禮貌
相及承之以論

留之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之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

留之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之餘不盡之福以還

子孫

余觀夫推命家其方不一或以五行或以子平或以星曜或以紫
微其論說吉凶符驗者固多矣余惟思之自甲子正月初一日
子時至癸亥十二月三十日夜時其間雖有閏朔及大小月而一周
之內造命之數該二十五萬九千二百惟明鏡數每時各分初
中末厥數三倍於此而亦不過七十七萬七千六百天下之人其數
無限則同年月日時生人亦不知其幾許壽夭窮達豈能如
一余竊惑焉昔唐神堯與丹丘子同年月日時故疑其與已
爭鹿袖劔訪之其後神堯御宇丹丘登仙宋太祖與陳番
南同年月日時番南出自舉山有番天下之志聞趙點檢已登

極大笑墜驢歸山修道而上昇蓋人間尊貴莫過於天子而曆數有歸天無二日丹丘面南有此修道飛昇不訕萬乘之下帝業與仙道雖似不同人間帝王天上神仙其尊高則可謂彷彿矣余近閱皇明小說高皇帝即真欲驗運命之說命數星士遍行天下求得年月日時與聖節同者遂召至京師問曰汝何為者曰村氓曰家富乎曰貧甚無一畝之產曰然則何以為生曰臣惟養十三窠每年割所養蜜貨之以自贍耳 上笑曰是也朕為帝有十三省布政汝為編氓有十三窠蜂衙亦一皇帝也蜂每窠必有一王大小雖不同其所

統轄亦無異也孰謂命不足信乎乃賜以酒食而遣之又按一說明太祖皇帝遍訪年月日時同聖節者有一人來謁上問其平生所為對曰臣生而貧賤行乞糊口 上曰我為天子爾為乞人何其窮達之顯殊耶其人曰臣雖乞食蓋有甚底事矣 上曰何如對曰臣每夜夢為天子宫室城郭之美宗廟百官之盛殆與陛下彷彿矣 上就寤然驚曰運命之說果不誣矣夫晝為陽夜為陰我從陽界而享萬乘之尊爾向陰界而有南面之樂我之晝即汝之夜汝之夜即我之晝則天豈不以我主陽界以爾主陰界也耶遂厚

禮而遣之按車天輅所著五山說林我朝 成廟嘗令日
官訪問上躬同命者遍求國中有一常漢女與 上命相
同而家甚殷富甲於都中 成廟召致宮中問曰爾平生
苦樂何如女曰賤臣自幼聰慧臣父切愛而嫌其所出甚
微贖賤于王家嫁得良夫未久見背唯以涉文史為事耳
上仍詳問之其免賤之歲即 上踐阼之年也其喪夫之日
即中壺昇遐之辰也 上異之曰諸般事皆與予略同
信乎命數之不差矣仍笑曰但予則有後宮十數北軍南
有甚事女俯伏笑荅曰賤臣素性敏系華亦有如武后

之男妾者亦數十人 上撫掌大笑曰此則相同可謂男中
有子女中有汝仍厚資而送之以此觀之十三布政十三蜂
衙陽界萬乘陰界南面踐阼免賤喪后哭夫後宮男妾
雖大小陰陽其名不同亦有彷彿者何其異哉噫自有
推步之法世皆以吉凶禍福都付於命而聖門之訓曰禍福
無不自已求之者積善積惡殃慶類應凡百君子曷不以
自修為本也哉

古語云有已定之天有未定之天已定之天者命分一定而不可
移易者也未定之天者世變多般而不可逆測者也若漢鄧通

有餓死之相文帝錫之銅山欲富之卒不免絕食之患晉郭璞有
凶終之厄禱於廁神以穰之竟不脫王敦之害饒州貧士多具
紙墨而雷襄薦福之碑魏公饒客許以侍兒而先死結襦
之前后妃主中壘則宜無虫獸之虞而麗代王后墮命於死
虎之爪大君厭膏梁則不患醫藥之餓而我朝廣平莫
救於咽喉之塞若此類者卒由於已定天而非智力所可畜
也噫世之昧者或諂神而度厄或禱神而祈福忘求分
外之事徒自勞撓其心祇見其不知命也是以君子之德
行義一聽於天而已

咸興人進士金某投宿於閩東峽中僻村聞鉄鎖聲終夜不
止若馬搖勒鎖者然到曉問主人曰汝家有不馴馬乎鉄鎖
聲終夜不止吾以此不能安眠也主人曰非馬卽吾祖也年紀不
止其幾何而過_百歲已遠渾身生毛有若山猪狀不飢不飽言
語不通常欲奮身而出則難尋其去處故以鉄鎖係之恒
搖鎖而欲絕之故鎖聲不止也問何由而至於此主人亦未達
其所以然者越王句踐栖于會稽請成于吳王亦幸紋異
木句踐使國民遍求深山不得者十餘年民不堪飢渴唯
舍草木實遍身生毛因得不死留在於山中數百年後人有

逢之者能飛越岩谷疾若鳥隼是謂木客金之所逢豈亦
忍飢絕粒化成異物與木客相類歟

國朝名公碩儒別號類聚也

睿宗唱和集高麗睿宗與郭興等唱和所著仁廟御製國朝列聖御製桂

苑筆耕崔致遠所著新羅銀臺詩集李仁老所著高麗李相國集李奎報高麗李

評事集李穆國朝牧隱集李縉高麗樵隱集李仁復圃隱集李

陶隱集李崇仁農隱集崔野隱田稔生冶隱吉再郊

隱集鄭以吾國朝下同漁隱閔霽阜隱李孟傳碧山清隱金時習壺

隱宋世琳睡隱集李士弼洞隱集李義健酒隱金命元市隱朴緇姜市人

壽隱宋翼弼灘隱石陽正運素隱慎天翊雙明齋集李仁老益齋集

李賢李雙明齋崔瀟石齋朴孝修雲齋鄭奇菊齋權傳謹齋安默

齋閔貞一齋權漢復齋集韓宗愈圓齋鄭樞揚若齋金九容近思

齋集契遜復齋集鄭摠亨齋集李棣誠齋柳權學易

齋鄭麟趾麟齋集李種學雲壑齋鄭矩寅齋申緊敬言齋河格齋

集孫肇瑞保閑齋集申叔舟止齋權學恭齋集柳善方仁齋集姜希顏

玩易齋集姜碩德安齋集成任葆真齋盧思慎私淑齋集姜希孟

真逸齋成侃逍遙崔叔精佔畢齋集金宗直睡齋崔應賢雙溪集

金金菊逸齋雲慵齋成懶齋壽勿齋集孫舜孝盅齋集崔叔生

拙齋權五容齋集李慕齋集金安思齋集金正恒齋柳訥齋

集朴松齋集李服齋集音企齋集申光一齋李履齋李素齋李

松齋忠中和齋姜應默齋集洪遜齋集成世大觀齋集沈晦齋

李彦復齋徐敬新齋崔山易齋丁自虛齋安慶慎齋周世松齋羅世

靜存齋李守拙齋李友忍齋集洪素齋柳順耻齋集洪仁蕪

齋集盧守習齋集權頤齋車尚雅齋洪聖默齋吳百慎獨齋集

金七齋集宋時中順堂集羅興淵水堂辛碩松月堂趙松堂朴光露

堂許進梅堂集李松堂集趙不閑堂集權進清堂安宗松堂權孟

匪懈堂集女平梅月堂金時新堂鄭晚節堂朴元止之堂集金孟尚友

堂集許老圃堂柳虛石堂集成貞齋集朴松堂朴草堂集姜景

三魁堂集中從真樂堂金就寒暄堂金宏一井思堂李香雪堂韓景

忍性堂稿女老安分堂集李希退休堂蕭世養心堂金有也足堂魚叔

安樂堂金松月堂尹受潛照堂朴光十省堂嚴聽松堂成守道

遙朴世二樂堂南應松月堂朴好晚保堂姜克四屏堂李民聽天堂沈守

草堂許簡易堂崔忘憂堂鄭清虛堂釋叢桂堂鄭慕堂

洪履于堂稿柳澤堂李竹堂申靜虛堂宋同春堂宋晦軒安裕

竹軒金桐軒尹梅軒權巖軒申春軒崔梅軒成容軒李敬

軒河演琴軒李道軒李忘軒李懶軒全樗軒李睡軒金

挹翠軒閻朴醫俗軒朴民桂軒鄭苔軒高敬蘭雲軒許暉張軒張顯

白軒李景息影菴僧人所著棄菴安厚足菴釋宗息菴李資及

庵閔思東菴李蒙菴李中庵蔡洪淡菴白文思菴柳寓菴宋

虛菴鄭希自菴金靜菴白仁冲庵金適菴丁靜菴趙夢菴李

寓菴趙仁保菴沈連圭菴宋正庵朴顧庵丁葆真菴趙思菴

厚暢庵金省菴金頤庵宋格庵南守菴朴巽菴沈

默菴釋淵庵禹退菴柳疎菴任暗庵宋初菴柳希

窩去休窩侯稼亭李霖亭李圓亭鄭東亭廉芸

亭僕通亭姜梧亭尹寓菴洪松亭李春亭李太虛亭

恒崔夏亭柳松亭金栗亭尹四佳亭徐止亭權浩亭河

虛亭洪風月亭月四雨亭富二樂亭南安亭辛猿亭崔

知足亭趙橘亭尹葵亭姜止亭袁龜亭南倪仰亭宋長

吟亭羅風月亭金土亭李梧亭朴保晚亭李石樓李

草樓權晚窓申月窓安北窓鄭菊窓南南窓金竹窓

與梧窓朴梅窓桂短豁李南朴李杏村李慎村

復權桑村朴陽村權道村李瓦村黃柳村黃漁村沈駱村金

栗村洪象村申美村尹柳巷韓別洞尹西垞柳南郭朴石田

東洲李東圃孟灌圃江藥圃李權園朴東園金石田

成輅九畹李春元東里李達梧里李元翼雲谷鄭誦義谷李邦直春谷李元紉檜谷

朴仁碩春谷女魯生獨谷成石板谷成允晦谷權春暢谷讓大谷成運栗谷李珥

雲谷宋翰坡谷李誠雲谷釋荷谷許八谷具思玄谷趙綿蓀谷李連鶴

谷洪瑞玄谷鄭百昌潛谷金瑄栢谷金得晦谷稿龍門趙顯鹿門洪慶

老峰金克三峰鄭道千峰釋西峰柳南峰金弘文峰鄭惟藥峰金克

七峰成壽高峰奇大龜峰宋翼重峰趙霽峰高敬岐峰白光玉峰

白光鶴峰金誠石峰韓玉峰李氏五峰李好芝峰李晔海峰洪命

東山崔滋湖山釋陶山李玉山李五山稿蛟山稿洪崖洪乖

崖李東崖許竹崖任西崖柳成松崗趙士南崗崔東崗金顯

寒崗鄭述黃崗金繼龜岩李龍岩朴屏岩良龍聳岩李賢樽

岩李若龜岩南立岩李中楓岩金終立岩閔齊眉岩柳希斗岩金應

竹岩梁天石壁洪春秋巒鄭之白鹿辛應東岳李安鶴阜李長東阜金

東阜李凌楓阜楊士嘯阜朴承鳴阜鍾蘭坡李居陽坡洪松

坡崔誠青坡李楸坡宋天坡吳南坡沈入溪鄭蘭溪咸富

梅溪姜好潘溪俞好梅溪曹木溪姜松溪申滄溪文在溪

洪德溪兵錦溪黃石溪龍茅溪徽南溪慶退溪李後

溪金玉溪盧鵝溪李松溪權牛溪成青溪樸龍溪金桐

溪鄭沙溪金林溪尹石川林月川趙松川梁芝川黃柳

川韓俊 暹川崔鳴吉 東洲成悌元 滄洲尹春年 石洲權 滄洲車雲 玄洲趙續

白洲李明漢 玄洲尹新 洛洲具鳳瑞 龍洲洪錫箕 鷺渚李陽元 北渚金 浦渚

趙翼 月汀尹根壽 靈江曹文秀 白沙李桓 月沙李廷 分沙李聖 盤澗蔡竹 澗釋宏

石澗趙云 三灘李存 石灘李存 三灘李承 龍灘李廷 秋灘吳允 秋江南 松

江鄭 青江李濟 梅湖李 月湖秀川 江湖朴公 錦湖朴亨 白湖林 霽

湖梁慶 鑑湖楊萬 西河林 河西金 四溟釋惟 津溟尹順 東溟鄭

楊浦崔 秋浦黃 慎沙浦李 花潭徐敬 栢潭吳鳳 石潭李 沙潭

敏金弘 松潭宋 話塘朴東 林塘鄭 梅溪元松 淵水辛石 洛濱李德

水山李之 水色李 樹寒泉朴慶 雙泉成汝 東淮申 春沼申 滄海

楊士 觀海李敏 蓬萊楊士 月逢柳永 松石崔命 獨石黃 蒼石李 璇玄

石稿朴世 聽松成守 一松沈喜 雙松李德 觀松顧 松蔭 條洪 叢孫 萬

竹鄭 翠竹姜克 萬竹徐 孤竹崔慶 水竹鄭昌 竹南吳 清竹

淮尹 蓮芳李浚 青蓮李浚 荷衣洪 萱亭秀 桂庭釋省

湖陰鄭士 梧陰尹斗 夢崔鐵 漢陰李德 竹陰趙希 清陰金尚

潘南朴尚 關東尾注安景 北山雜稿李 錦南崔 汾西朴 百家衣

政李惟 六先生稿六臣 一蠹鄭汝 一虫鄭 百拙韓應 四部稿筠 一瓢宋

者 小萃朴寅 清卿尹 晚節朴元 保閑成 知足趙 拭庵金 温

槐馬林百 打傘尹仁 濯纓金 藏六李 浪仙魚 汲古李 考

盤南老古玉鄭南冥曹植南逸杜應南嘯癡林野雲李恒體素

李春英盤恒洪千晚翠鄭經潛冶杜知守夢鄭樂亭趙錫漫浪

黃床西原世稿壺谷復咸從世稿魚變甲晉山世稿通亭易靈川雜

稿申澗中武陵雜稿周世鵬永嘉連魁權鐵城芳李岩李有

南嶽唱酬錄李符龍城唱酬錄白光勳櫟翁李齊拙翁

崔棲霞翁趙云紫溪翁李彦拙翁洪聖玄翁申素翁趙

耕叟李孟野叟鄭灘叟李延驪叟李忠滄澤漁叟李惺

叟翁許白雲屋李奎金居士金克動安居士李承藏六

居士李宗七休居士孫毗邪居士筠草屋子金震騎牛子李

清寒子習枉直子洪裕浮休子成迂拙子杜醒狂子

鄭光癸醉夫尹潔蘿菴山人金東山慶士郭垂胡子林靈

川子申坡潭子尹天遊子鄭狷山隱者崔江湖散人

滋金西湖主人茂孤青樵老徐清化真人李東海散人

任叔石室山人金華陽洞主宋松亭主人愚

右錄文集皆已刊行或有其跡而無其書者蓋其子孫不能錄
梓雖其人梓者緣我東幅員之狹一經兵燹蕩然無餘良可惜
也以此規之生於偏小之邦欲以區區文字傳之不朽疲耗心力
自勉者其亦可笑也夫

鄭愚伏經世尚州人也嘗赴舉洛中路過丹陽夜失途投山谷
間約行十餘里路逢甚微松檜參天不知所之忽見茅屋數
間隱映於林間即進叩其扉寂然無人遂從隙隙窺見有
一老人明燈看書神采清癯愚伏推窓而入老人掩卷問曰何
來客子深夜到此愚伏且道其由且告之飢老人曰山中無食
曰於橐中出一團餅與之甘滑如栢子不知為何物也愚伏吃未
半頓覺豐飢心異之仍問曰覩主人形貌有異凡人曷不顯名當世
不啻不朽而徒守寂寞之濱與草木同腐為老人曰子之所謂不
朽非如立德立功立言者歟愚伏曰然老人笑曰世之稱道德者

莫高於孔孟語功烈者莫先於管晏然亦之於今日其人與皆
已朽矣獨其名在耳其可謂不朽乎况文章小技遷固以來作者
無幾而如蚩吟秋露鳥弄春陽爭嬌鬪妖炫耀暫時而
及其芳華謝盡霜霰交集則聲沈響絕寂然無聞不亦
可哀乎哉吾所謂不朽異乎子矣愚伏曰敢問何謂老人曰草死而
後腐木死而後朽凡物之朽皆由於死如其不死安可朽也愚伏
曰世固有不死之理歟老人曰固有之矣諺曰子不夜行安知道
上有夜行人今子不遇不死則者亦安知山澤之間有不死者
存乎誠若按法運火千日功畢能延年益算白日昇天其或

塵形未脫托死以鮮則葬之雖千百年金骨不朽顏面如生限
滿之後亦能破塚飛昇所謂太陰鍊形此法皆脫屣世界歷
萬劫而獨存吾所謂不朽者此也豈若子之求不朽於既朽
耶愚伏拜曰果若所教願學焉隱者熟視良久曰子骨格
未成不可做得且曰科第則今年利矣但未免三入玉獄然終
必無憂此後七年國有亂萬姓魚肉後三十三年又有大賊
從西方起都城不守宗社幾覆子皆身親見之矣曰頓
蹙曰自此之後天下之事可知矣愚伏再三請必躬其說老人曰
當自知之不強問又問其姓名老人曰幼失怙恃不知姓名耳

至夜深愚伏困劇就寢曉而視之不知去向愚伏恠問其
家人對曰此則小氓所居其人卽髡補柳生負者也浮游
諸寺時或來過愛此山水爭僻或留數日或四五日而未嘗
見所食之物登陟岡巒行步如飛愚伏聞之惘然若有
失是年果登第即萬曆十四年丙戌也後壬辰歲倭寇
果大至甲子迺兵入京城丙子建奴侵我又甲申三月大明亡
愚伏嘗以李震吉事拿鞠後又辭連金直我自嶺外
被囚後又與於金受虎之黨自陵逮繫經年放歸一
如其言愚伏有詩一絕曰賦命每憐三不幸身何啻七宜

休東華久作紅塵客欲向丹丘訪道流榮川文官權屋即
愚伏門人也與先人同年相善嘗過余談話偶及此事曰
神仙之事雖稱誕謾不足信而以吾所聞於先生者言之
遐遜山澤以術自養迨其壽而不求聞於世者有若丹陽
老人則世之執夏虫之見而疑冬日之冰者其不為大方家
之所笑乎先生囑勿泄故吾未嘗浪傳於人云

冊主洪

歲在戊戌肇夏



